

## 論文

## 論近十年明清敘事文學研究與可能性：2009-2019\*

黃鈴棋\*\*

## 摘要

明清為中國文學發展的最繁盛的時期，敘事文類在此階段發展出與以往不同的面貌。明代市民階層興起，並受主情思想影響，小說、戲曲高度繁榮，文人筆記多樣書寫。至明清易代之際，文人官吏、市井階層的複雜心緒，使文學內容有更多面向的話語創發及書寫。此後清代王朝由盛轉衰，面對全球化的開展，產生新舊思想、文化的交替，成為文學發展的動能。因此明清敘事文學成為近年學界積極投入關注與開發的課題。本文試圖分析 2009-2019 近十年國內外學界對明清敘事文學研究發展的重要議題與潛力，歸納出：一、文本題材的多元擴展；二、跨域研究的持續精進；三、政治權力的多音論述；四、生活體驗的全面關注；五、舊題材新詮釋的承繼轉型與現代連接等五大特色與方向，以供學界參考。

**關鍵詞：**明清敘事、敘事學、跨域、政治、物質

**On the Research and Possibility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Recent Ten Years: 2009-2019**

Huang Ling Chi

**Abstrac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is stage, narrative genres developed a different features than before. The rise of the citizen clas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emphasis on emotions, the novels and operas were highly prosperous, and Bi-ji were written in various ways. From Ming to Qing, the complicated thoughts of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and the city class made literature more oriented. Since the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s declined.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change of old and new ideas and culture has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

\* 本文收稿於 2019 年 12 月 17 日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兼任講師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narrative literatur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become a topic of active concern in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mportant issues and potentia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ing and Qing nar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from 2009 to 2019. Contains: multiple textual themes; cross-domain research; multiple aspects of political power; attention to material life, and reading old theme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敘事學（Narratology）為西方發展已久的學問，並有敘事理論、術語的產生，如聚焦、隱合作者、干預、功能、頻率、母題等，給予文學研究者觀看、分析文本不同的切入方式。若將敘事論題簡要言之，即為文本內容（說什麼）與形式（怎麼說）的問題。以此觀中國文化，早至甲骨竹簡、金屬禮器等物質載體，便可見敘事痕跡。爾後中國敘事文學，從書記史官的各類史傳雜記撰寫，至六朝志人志怪、唐人傳奇的小說發展，再至講唱文學、戲曲搬演、章回評點等文學類型多元開展，中國敘事文學累積相當豐厚的資產。近年來，學界針對此議題給予相當關注，如臺灣師範大學即於 2009 年起，每兩年召開一次以「敘事文學與文化」為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每屆聚焦小說、戲曲、民間通俗文學、近代文學等不同主題進行討論，關注虛實、空間、敘事抒情、文體演變等多種層面，會中並邀請中、日、韓等多國學者參與，藉此開展敘事文學研究的交流對話。

而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流中，明清為中國文學發展的最繁盛的時期，小說、戲曲、筆記、史志等敘事文類，在此階段發展出與以往不同的面貌。明代市民階層興起，並受主情思想影響，小說戲曲高度繁榮，文人筆記多樣書寫。至明清易代之際，文人官吏、市井階層的複雜心緒，使文學內容有更多面向的話語創發及書寫。清代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專制王朝，其中有興盛時期，最終走向衰敗腐朽。且面對全球化的開展，明清須對世界觀有所修正與回應，此時積極與被迫的與外國接觸，產生新舊思想、文化的交替，也成為文學發展的動能。因此明清敘事文學成為近年學界積極投入關注與開發的課題。以下試圖歸納近十年國內外學界對明清敘事文學研究發展的重要議題與潛力：

### (一)文本題材的多元擴展

早期明清敘事文學研究學者多將研究範圍集中於《三言二拍》、《聊齋誌異》、《紅樓夢》、《金瓶梅》等中國經典小說的研究。近年來，無論國內外學者，都致力於將研究範圍推展，除較不為學者所關注的文本呈上檯面，亦將明清敘事文學的範圍擴大。如徐志平《明清小說敘事研究》<sup>1</sup>運用敘事理論中「敘事者研究」、「敘事模式分析」及「敘事理論及互文性研究」三方面，對明清話本及《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長篇小說進行析論。除發掘明清名著小說中的敘事視角、聲音、評論，擴展文本的解讀空間外；同時將小說與小說間的承衍關係、戲曲與小說間的轉化關係相互聯繫，使文學間的流變更加鮮明。其中，徐氏將《清夜鐘》、《鴛鴦鉞》、《醒夢駢言》、《躋春臺》等明清話本小說納入研究範圍，使較不為學界所關注的作品得到討論。又如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sup>2</sup>，探討「西南」地區在明清文學中的書寫。其中所使用到的研究材料，有筆記、詩文、小說、戲曲、史傳、方志、奏議等等，囊括各種敘事文類，除擴展傳統文學的界定，也開拓明清研究對邊陲問題的新方向<sup>3</sup>。且此種多樣性文本的使用，使明清時期對西南敘事的顯、隱敘事及觀點，得以完整呈現。

又圖像為文本載體，紀錄和傳達繪圖者欲傳遞的訊息，具敘事意涵。近來文史學者逐漸重視圖像的各類研究議題。如鄭文惠〈身體政治與權力地理--《點石齋畫報》的南洋空間政治〉<sup>4</sup>，便藉著《點石齋畫報》中所描繪圖像，析論圖畫、文字與刊印的互文性修辭，從視覺敘事與媒體傳播，探討晚清時期南洋、西洋以及中國本身間相互認知與觀看視角，從中理解在多重權力運作機制下，體現的新文化、道德、政治價值觀。

可見文本題材的多樣發掘與收攝，使研究對象得以持續開展，且對新

<sup>1</sup> 徐志平：《明清小說敘事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社，2014年。

<sup>2</sup>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

<sup>3</sup> 胡曉真指出選用「西南敘事」一詞，概括指涉及中國西南地方各種議題的不同文學文類的作品，意在突顯不同類型的文本在表現西南時蘊含的高度敘事性。指出觀點、記憶及構造間的複雜性，把多樣文本放置時代、地理、政策、民族、性別等脈絡化的思考中討論，以彰顯豐富面貌。詳參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頁3。

<sup>4</sup> 此論發表於「東亞文化傳統及期現代轉型國際學術工作坊」，政治大學。另有〈視覺奇觀與權力地理--《點石齋畫報》的南洋文化〉，「情生驛動：從情的東亞現代性到文本跨語境行旅」國際學術研討會，清華大學與中央大學等相關研究。

議題的挖掘，也提供不同詮釋的面向。

## (二)跨域研究的持續精進

跨域研究行之有年，鄭毓瑜曾揭示「當今文學研究著重的是文學書寫與當時社會環境、權力結構彼此交錯互動的關係探討，以及在全球化脈絡中不可迴避的跨地域與跨學科的交流對話」<sup>5</sup>，單純的文本分析已無法滿足文學的詮釋與研究。李安光論英語世界中元雜劇研究博士論文指出，近來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中國明清以來傳統戲曲的探討，內容側重文化研究、跨界(學科)研究，將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哲學、藝術甚至考古、宗教、人類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或領域的內容融合一體，從而使其研究內容獲得了巨大的文化信息量，呈現立體多維的文化世界，以探究文學中隱匿或折射出的獨特文明與文化意義<sup>6</sup>。可見西方漢學對古典戲曲的研究對象，由元雜劇轉向明清戲曲，且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成為西方漢學界長久以來的學術訓練與視野。以知名漢學家司徒琳(Lynn A. Struve)、李惠儀(Wai-ye Li)為例，在他們的治學態度與研究上，均體現跨域研究的重要性。司徒琳論及治學方法時，提示在人文性的研究途徑中，若能採取其他的研究途徑，能使傳統材料與議題得到新的開發<sup>7</sup>。其對黃淳耀的現存日記進行「寫夢」、「記憶」的研究<sup>8</sup>，運用認知心理學、科學、醫學等知識，探討黃氏如何透過對夢及應試、抗清等回憶的紀錄與詮解，示現出其內心苦痛掙扎的複雜意識。並藉由日記的書寫，達到自我反思及心靈紓壓的作用，使研究得到新詮釋。李惠儀的研究從早期對古典小說的分析，至史傳敘事研究，近期轉向對女性議題與戲曲等材料的關注，不斷拓展其研究文類，且重視不同文類間的交互閱讀，從藝術、文化、歷史等多層面進行思考，發掘新意。其〈女英雄的想像與歷史記憶〉<sup>9</sup>延續先前對明清文學中的女性

---

<sup>5</sup> 鄭毓瑜編：〈導言〉，《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向：自然、審美與比較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

<sup>6</sup> 詳參李安光：〈英語世界元雜劇研究博士論文(1952-2011)的研究特徵、方法以及意義與價值〉，《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3期，頁107-118。

<sup>7</sup> 詳參《明清研究通訊》第五期(2010-03-15)

<sup>8</sup> Struve, Lynn A. (2009). Self-Struggles of a Martyr: Memories, Dreams, and Obsessions in the Extant Diary of Huang Chunya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9, No. 2, 343-394.

<sup>9</sup> 李惠儀：〈女英雄的想像與歷史記憶〉，《嶺南學報》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頁85-108。

與國難之研究議題，聚焦女英雄的想像與歷史記憶，指出明季女英雄是一個具彈性的象徵符號，代表異彩紛呈的議論、抒情和想像空間。以小說、詩詞、史傳、彈詞、筆記等多樣文類，探求明季女英雄歷史與文學交錯的過程與樣貌。明清世變之際，是女性文學高峰，女詩人在此時對女性文學的自覺與使命感提升，以女英雄的書寫想像，呈現女子自我定位與精神自由；而清末民初與抗戰期間，男性筆下的明末女英雄，則轉向激勵人心、救亡圖存的目標。在「好奇」的文學傳統中，成為歷史判斷和記憶的關鍵。且隨時代轉移，有忠義愛國、自由獨立等多層意義。此種跨文類、跨性別，並以文史互證的跨學科研究，示現明清時期的「女性書寫」的複雜性與議題深掘的可能性。

又文學「跨學科」在研究方法上，值得一提的為數位人文的運用。「數位人文藉由數位資料、人文研究之學術關懷和資訊分析技術的連結而整合，其目標是要幫助研究者在面對鉅量資料或多元資料時，能夠以更寬廣的視角進行觀察，挖掘出前數位時代無從發現的多重脈絡與意義關聯，進而開展出新的研究議題和研究取徑，甚至更進一步地孕育出新型態的人文研究和數位研究(digital scholarship)。」<sup>10</sup>是各人文領域學科積極發展的新領域與方法。明清敘事文學近來亦有數位人文研究的運用，如林淑慧運用《臺灣文獻叢刊》、《臺灣文獻匯刊》所收錄的采風詩文作為研究素材，結合台大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建置的「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臺灣清代官職表」等資料庫系統工具，蒐集宮中檔案、官方公文、民間契約等資料，藉此分析臺灣清治前期采風詩文的敘事模式與文化想像。來台文人在作品中常以對比手法突顯原住民與漢人風俗的異同，並蘊含教化視域，因而在詩文中呈顯鞏固帝國、強勢統治的言說修辭。而在清帝國統治的邊陲，他者、族群、位階的問題被突顯，官員懷柔政策在官方套語敘事表露無遺。作者運用資料庫詳列檔案年代、出處、詞頻等資料，有助快速得知資料時間順序，並系統性歸類資料來源，有助研究效率。且經大量資料蒐集、對比，運用 THDL 空間與時間脈絡畫的功能，歸納原住民風

---

<sup>10</sup>引自項潔編；翁稷安，Tani Barlow，鄭文惠等著：《數位人文--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台北：台灣大學出版社，2016。

俗差異、移風易俗等主題面向，有助清治時期文化視域研究。<sup>11</sup>是數位人文研究中頗為成功的示例。

迄今數位人文資料庫的建置頗為豐富，「明清婦女著作」、「中西曆轉換對照查詢」、「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數位方輿」明清輿圖等數據庫與資料庫持續建構且不斷優化，提供明清敘事文學研究更有效的方法與材料。然數位人文僅是提供數據的方法之一，如何確實地掌握運用，關鍵字設置判定、文本取樣重複性的刪汰等，都是使用者須加以考慮的問題。

### (三)政治權力的多音論述

在明清敘事文學中，隱含在個人與社會；種族與國家間的話語，逐一被揭露，形成政治權力的議題。其中女性、邊陲問題，又為近來研究的熱點。此處以韓瑞亞(Rania Huntington)及胡曉真為例，體察政治議題下相關學術研究的發展脈絡與潛力。

韓瑞亞為近年來持續對明清文學中女性議題研究的西方學者之一，其〈紀昀的女性敘事者〉<sup>12</sup>在志怪軸線下的女性議題探討，韓瑞亞在文中開宗明義道出晚清的女性作者或讀者，越來越受到學術圈的關注，且透過對女性作家所創作的作品和女性讀者所閱讀的作品的文學研究，豐富了對晚期帝國文學文化的理解。通過考察清代志怪——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婦女參與敘事的製作，傳播和接受的不同方面，韓瑞亞認為在《閱微草堂筆記》中雖女性未直接參與著作，但許多故事都是受過教育的男性作者，透過轉述從女子口中說出的故事，而傳遞某些觀念。其指出人類德性與邪惡是清志怪主題中的鬼魂或夢想的核心，並且跨性別界線的故事共同建構增加了對教學故事的興趣和影響。而注意講者和聽眾的性別，可以揭示每種美德如何具有不同性別聲音的獨特結構。

在《敘事指南：指導女性生活的故事》<sup>13</sup>，韓瑞亞指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敘事指南，這故事指引著我們的生活。此中匯集了西方文學與東方

---

<sup>11</sup>林淑慧：〈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於清治前期采風詩文研究的應用〉，收錄項潔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台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37-158。

<sup>12</sup>Rania Huntington(2010).*The View from the Tower of Crossing Sails: Ji Yun's Female Informants*.Nan Nü 12, pp.30-64.

<sup>13</sup>Rania Huntington(2009).*A narrative compass : stories that guide women's liv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文學中關於女性的書寫；而這些書寫，有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事蹟與形象，亦有女性作家撰寫女性故事，以拓展女性視野，或給予女性生活上的種種鼓勵的作品。此中韓瑞亞發掘中國作品中俞樾所撰寫的回憶錄--《右台仙館筆記》，以及《敘事指南》中第一章 The Tea Fragrance Chamber(茶香園)所談到的《茶香室叢鈔》二書，其書名的擬定，皆是源自他太太姚氏。右台仙為其夫人死後，於夫人墓碑旁所築之居室；茶香室則為其夫人生前以品茗自好，故以亡妻生前居室茶香室所命名。該二作中均可見俞氏紀錄他對太太的追懷與兩人相處的點滴<sup>14</sup>，因此韓瑞亞從悼亡的角度探討男性筆下的女性形象與事跡，探討筆記體的特性、家族記憶的書寫與創建、女性作品的集結與流傳的原因等。

而〈謫仙與難女：徐鄂(1844-1903)《梨花雪》中的歷史與想像〉主要探討太平天國之亂後，黃淑華落難故事的劇本。從該名女子的自殺，所衍申的相關敘述、筆記、小說、劇本，甚至是地方志，呈現史學與文學作品之間的辯證關係。韓瑞亞首先簡述《梨花雪》中女主角黃淑華的背景，確認史上確有其人，並述其生平。指出黃氏遭家滅亡國後，又被湘軍強擄至湖南。滿懷仇恨的黃淑華，在湖南懸梁自盡，留下詩帖數首，書寫自身不幸的遭遇。徐鄂的劇本《梨花雪》即根據黃淑華所遺留的詩帖所寫成。徐鄂在序文中言及自身與母親也曾在太平天國時期遭逢離亂，其母最終亦自殺身亡，因此他充分同情黃淑華，並將黃氏描寫成被天庭貶謫至凡間的花仙，透過花仙，為人間的悲苦表達了無奈的感歎。<sup>15</sup>於此，韓瑞亞從個人遭遇到太平天國共感記憶的召喚，構述出在離亂時代下所出現的女英雄形象；並由小說、戲曲等多元文本探論，重構歷史的敘述，在真實、虛幻的文藝創作中，突顯文史互參的補史功用。

在韓瑞亞的明清敘事文學的女性研究脈絡中，可發現其研究範圍從志怪小說出發，繼而接觸筆記雜著、戲曲、地方志等多樣文本；且由狐狸異類的虛幻想像，到實人實事的紀實敘述，示現出女性書寫在中國所展現

---

<sup>14</sup>「作者踵亡妻之故智，於讀書之時，遇罕見罕聞之事，以小紙錄出，積歲餘得千有餘事，由此而編纂成的。」引自〔清〕俞樾撰；貞凡、顧馨、徐敏霞點校：《茶香室叢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sup>15</sup>此篇作品發表於2011年由中央研究院所舉辦「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此論文概述整理自張穩蘋：〈「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會議報導〉，《中國哲學研究通訊》第22卷第2期，頁98-99。

的多重面貌與可能。並藉由文史互證的跨域研究，呈現出男性筆下所書寫的女性風貌與形態，具有道德教育、家族記憶、時代印記的意義，破除傳統思想中女性無才是德、閨閣柔弱的刻板印象，為女性研究開拓出寬廣的道路。

而與韓瑞亞同樣師承韓南學派的胡曉真，其研究亦關注女性議題，如《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sup>16</sup>，延續《才女徹夜未眠》<sup>17</sup>對晚清近代的女性彈詞文學的研究，突出閨閣作家的創作，論述在易代之際，上海文藝圈的知識交流、生活型態及與出版文化的關聯，提供女性敘事文學與近現代研究的新視野。近來，胡曉真轉向明清邊疆敘事研究。研究指出邊陲問題是人類學與歷史學研究的經典題目，但對文學研究來說是新課題。胡曉真揭示「西南」在明清文學中具特別地位，在於西南為文化、政治、戰爭、美學、地理、民族、性別等諸多問題的輻輳焦點。是以西南地域位於邊陲，被中國視為內部他者的複雜性，使中央、地方的版圖劃分、權力問題；文人官員在政治治理與個人遊賞間的書寫視域；異族女性領導掌權的特殊治理與文化等議題，以文學的角度被重新探究，以文學的詮釋方式，與歷史考證、田野深描、理論建構互證，擴大文學解讀的可能性。

又於《集體情感的譜系：東亞的集體情感和文化政治》中發表〈中國西南地區女土司的貢物〉<sup>18</sup>一文，被歸類於「東亞集體情感的政治化與制度化」的脈絡中探討通俗與審美的承衍流變。胡氏結合女性與西南邊陲書寫研究，圍繞後世對貴州女土司奢香與明太祖交涉事件的書寫，討論日常生活服飾與食物的文化發展，從中探討中央君主與邊疆女統領間政治互動的符號。

文中著重「貢禮」的討論，指出九龍蕎酥經女土司親手製作，呈送皇帝，具鞏固關係、民族團結的隱喻標誌。在文人筆下及文本書寫的過程中，奢香成為女性香豔聯想，且在政治論述中女土司的邊陲性被淡化，收攝為漢化且具通俗性的旅遊與消費文化商品。進而從文化史日常書寫中考察，脆蛇與蕎酥成為文人筆下特殊的體驗，脆蛇的斷、續特性弱化，突出藥性的治癒、復原，以此串聯異代的多音政治絮語。是以此文關照女性母性柔

---

<sup>16</sup>胡曉真：《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年。

<sup>17</sup>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台北：麥田出版，2003年。

<sup>18</sup>胡曉真：〈中國西南地區女土司的貢物〉，收錄崔基淑主編：《集體情感的譜系：東亞的集體情感和文化政治》，台北：台灣學生，2018年，頁215-234。

順、堅韌彈性的形象，在邊陲與中央間協商平衡，維持政治的和平，亦關照日常生活的文化史流變，以飲食文化探討政治與文化的符號意涵。各樣文類的運用，以及跨學科領域的分析，使政治議題更加深入的被討論。

由胡曉真對政治議題的研究脈絡得到啟發，從女性/性別議題，到西南/邊陲敘事，再擴展至文化、東亞圈的跨國交流，在明清文學乃至現代文學的研究，政治議題不斷擴展，且持續發酵。

#### (四)生活體驗的全面關注

日常生活與大眾文化是新文化史與新社會史的研究建構的重要一環。早在 1980 年代，歐美史家便展開「消費社會、消費革命」的研究風潮，是從物質社會對社會政治體制的體察。與此同時明清物質文化研究亦為之開展，從消費情況、商人精神、宗教倫理的物質層面，到服飾飲食、交通旅遊、娛樂文化等日常生活多樣性的關注，從中梳理政治史、思想史、社會史、經濟史等問題<sup>19</sup>。此議題在近十年的明清研究仍持續進展，《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sup>20</sup>一書，以生活為主題，分「天子至庶民」、「生活與規範」、「生活與知識」及「生活與文化」四子題，從不同層面重構明清生活史。其中學者使用多樣性文本交互論證，使文史間的關係更為緊密，如林麗月運用史志、筆記、詩文、小說等文獻，從禮儀制度、經濟消費、身分認同三面向切入，透過具體「物」以考察網巾所象徵的明代符碼，指出網巾對明人行冠禮有束髮戴巾與成年的意涵；且網巾的製作與販售，提供婦女賺取錢財，維持家計的機會。而網巾的質地，也成為商業化商品與身分階級的標識。在明清鼎革之際，戴網巾具反抗薙髮與改符的雙重意涵，由日常之物變為政治文化認同的符號。體現網巾承載明代社會文化豐厚的意涵<sup>21</sup>。王正華則從文化商品和社會空間，對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書畫作品進行討論。指出福建版日用類書展現參與社會潮流的企圖，指向晚

<sup>19</sup>整理參閱自邱澎生：〈消費使人愉悅？略談明清史學界的物質文化研究〉，《思想》15，2010年5月，頁129-147。

<sup>20</sup>胡曉真、王鴻泰主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台北：允晨文化，2011年。此書雖為收錄2001年李孝悌主持「明清的社會與生活」主題計畫中所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然其反映中國史研究的趨勢，並對歷史重建與重理解。且收錄論文經審察修訂，在內容上涵蓋文史、藝術、社會等層面，亦以跨領域及多元視角進行探索，是學界對「日常生活」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sup>21</sup>林麗月：〈萬髮俱齊--網巾與明代社會文化的幾個面向〉，收錄胡曉真、王鴻泰主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頁147-182。

明生活重視交際應酬與流行話題的生活面向，有積極的文化建構性。且其特性展現在書畫門內容，福建版日用類書圖文互證的敘事模式給讀者帶來視覺趣味，並在畫譜門中收錄鑑賞與畫史相關文字與知識，提供並建立不同於主流書畫論述的社會空間，使具消費能力，但非上層士人階層的人，能有機會與士人有文化互動。提供晚明地域生活知識與生活樣態的新論述<sup>22</sup>。

之後，王汎森、王鴻泰、巫恕仁等學者，亦持續對明清社會文化史耕耘，如王鴻泰即對明清士人作一系列的專題研究，王氏從史志書文、小說戲曲至俗曲笑話等多樣性文本，以生命史的視角體察明清士人在異性交往活動的機緣與關係，探求內在情慾內容與情色意識的發展，建構明清情色文化<sup>23</sup>。又或探討在明清科舉壅塞的情勢下，士人如何以文藝技能謀求出路，並建構生命意義。明清士人散聚於商業城市，並進行社交活動，在名利相生機制下，推動文藝商品、書籍出版等經濟、文化交流，衍生出豐富特殊的文人文化風貌。<sup>24</sup>

此類對日常、物質等生活文化的研究，注重文化、生活、社會、人性間彼此的關係，並通過對各種文體形式、內容的觀察，探求城市、生活、慾望等實際文化脈絡與建構。除在明清社會文化的探尋，從中重塑人性，同時提供歷史斷代、地理空間、政治制度等不同思考角度。是文史間共同開發的議題，在明清研究中獨具意涵，亦是後世文化發展中重要的根源，與當代學術發展密切相關，應是可持續關注的議題。

### (五)舊題材新詮釋的承繼轉型與現代連接

最後，對於經典文本如何給予推陳出新的研究視角與研究空間，是學界不斷創發且致力耕耘的。而《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sup>25</sup>從「經典的生成」、「經典的閱讀與詮釋」、「經典的轉化」、「朝向現代性」四個部分，提供明清敘事文學的經典研究重要的取向。其中譚帆從「評價體系之轉化與小說經典之生成」與「文人之改訂與小說品味之提升」兩面，析論四大

---

<sup>22</sup>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收錄胡曉真、王鴻泰主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頁 283-358。

<sup>23</sup>王鴻泰：〈情竇初開--明清士人的異性情緣與情色意識的發展〉，《新史學》第 26 卷 3 期，2015 年 9 月，頁 1-76。

<sup>24</sup>王鴻泰，〈名士值幾文錢？--明清間士人的挾藝交遊與名利經營〉，《台大文史哲學報》90 期，2018 年 11 月，頁 115-162。

<sup>25</sup>王璦玲、胡曉真主編：《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台北：聯經出版社，2009 年。

奇書成為明代小說經典的歷程。在評價體系的轉化中，強化經典小說的作家獨創性與情感寄寓性，異和情的結合，使思想超拔，才情迸發，成為通俗小說成為經典的要素。而士大夫與文人對小說刪改、潤飾、比對與評點，使四大奇書體現從通俗小說轉向文人化的道路。此研究揭示經典如何被傳播、接受與確認，以文人化作為中國通俗小說發展史的重要轉折，示現四大奇書的典範性<sup>26</sup>。而金文京則關注學界較少矚目的鄧志謨的創作活動，先梳理其生平著作與交遊，後聚焦其爭奇類作品論述，同時溯源爭奇文學，並論爭奇文學在日本的傳播及影響。研究指出爭奇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為不被重視的作品，而鄭志謨的爭奇類作品，具巧妙結構和獨特的敘事模式，且在日本廣泛流傳。為何此民間文學的隱流得以至晚明時於鄭氏突出發揚，是對文學如何轉化給予拋磚引玉且可持續深究的探問與反思<sup>27</sup>。

另商偉論西洋鏡與透視法對大觀園圖的影響，發表系列論文。上篇從《紅樓夢》大觀園全景圖談起，論西畫視域中透視法與線法畫對大觀園圖繪製的影響。並從西洋鏡的傳播，談論大觀園的西洋景。如蘇州桃花塢的單色木刻版的大觀園圖像，便是配合西洋鏡繪製，充分利用幾何線條來經營空間透視效果。中篇指出伴隨西洋鏡等現代西方視鏡而來，為清代視覺藝術提供全新的靈感與經驗，且為欲望提供寓言式的表述，產生中國本土的魅影魔幻話語。下篇則談論真假虛實的時空演繹所呈現出的逼真幻象，回到大觀園圖集中分析，將西洋鏡所展現的魔幻魅影推向極致。如大觀園圖將許多宴會雅集瞬間匯聚並至於同個畫面空間，奇特殊意涵在表達寶玉最終耽溺於筵席和詩會中而忘卻時間。在寶玉的視境與幻想中，其構築的便是歡筵常在，青春永駐的樂園<sup>28</sup>。以視覺藝術的方式，對經典小說《紅樓夢》作出新的閱讀與詮釋。

而現代性的問題，對明清小說而言，可謂是研究時代的延展，和研究視角的拓寬。陳俊啟對此多有研究，如以公案、偵探、推理小說探討晚清

<sup>26</sup>譚帆：〈「四大奇書」：明代小說經典之生成〉，收錄王瓊玲、胡曉真主編：《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頁 29-57。

<sup>27</sup>金文京：〈晚明文人鄧志謨的創作活動：兼論奇爭奇文學的來源及傳播〉，收錄王瓊玲、胡曉真主編：《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頁 295-316。

<sup>28</sup>商偉：〈逼真的幻象：西洋鏡、透視法與大觀園的夢幻魅影（上）〉，《曹雪芹研究》2016 年第 1 期，頁 95-117。〈逼真的幻象：西洋鏡、透視法與大觀園的夢幻魅影（中）〉，《曹雪芹研究》2016 年第 2 期，頁 103-123。〈逼真的幻象：西洋鏡、透視法與大觀園的夢幻魅影（下）〉，《曹雪芹研究》2016 年第 3 期，頁 38-62。

小說對現代性的追求，以「現代性」(modernity)概念描摹釐清西方現代性的大致樣貌，在公案小說的發展過程中呈顯出晚清社會的政治道德衰頹，展現小說與時代脈動的密切結合的同時，示現傳統道德未能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困境，如何向西方學習，成為晚清主流。而偵探小說則具啟蒙教育功能。五四文學承繼晚清新小說、救亡圖存的精神與通俗小說的敘事模式、形式手法等，呈現追求現代性的話語<sup>29</sup>。又如關注晚清文士陳季同，梳理其生平自幼接受傳統中國教育，至 1867 年進福州船政學堂，後接觸西方文學、出使歐洲，深受西方社會現代性影響。然陳季同能在中西、新舊、傳統現代的轉折取捨進行思考、比較，除寫出矯正西方錯誤視聽的著作，亦試圖將中國文學、文化引介西方。促使中國在政治、法律、教育及文學等各方面走向現代與世界。從而肯定其思想史與文學史上的地位<sup>30</sup>。楊玉成亦撰文關注現代性議題，溯源中古道教、陶淵明〈形影神〉，並就唐宋以來畫中畫、鏡影圖的傳統，指陳唐宋變革期以來「我」的顯影及重影，接著以清初程滂、乾隆皇帝等繪有多個自我的肖像畫，及〈求己圖〉到晚清眾多化裝照、分身照，剖析日趨多元、複雜的自我認同，延續到清末民初小說、戲劇、電影，及小說與遊戲雜誌，指陳這個圖像在階級、性別、身分上的意義，結合梁啟超與魯迅等相關論述，揭示異質、多元的現代性景觀<sup>31</sup>。

總此，在經典的觀念下，體察文本生成的典範、脈絡化與轉變性，思考文學與文化、歷史間的互動。並運用新視角對經典加以詮釋，同時關注經典對後世、現代性的啟發與影響，「使經典得以成為更開放的載體」<sup>32</sup>。是明清敘事文學，乃至明清文史研究可持續深掘的課題，以此賦予經典更深廣的詮釋空間與意義。

### 其他參考書目

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尤雅姿：《中國敘事理論與實際批評》，台北：台灣學生，2017 年。

---

<sup>29</sup>陳俊啟：〈晚清小說的現代性追求：以公案/偵探/推理小說為探討中心〉，收錄王瓊玲、胡曉真主編：《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頁 389-425。。

<sup>30</sup>陳俊啟：〈晚清現代性開展中首開風氣的先鋒：陳季同（1852-1907）〉，《成大中文學報》第 36 期，2012 年，頁 75-106。

<sup>31</sup>引自楊玉成：〈身外身：視覺文化與「我」的魅影史〉，《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3 期，2017 年，頁 249、251-332。

<sup>32</sup>高桂惠：〈書評〉，《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4 期，2010 年，頁 367-374。